

# 卷二十一

書名 大學衍義  
 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二十一  
 內容分類 子-儒家-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益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十一

制國用

總論理財之道下

論語子曰節用而愛人

揚時曰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

朱熹曰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有節用此不易之理也

臣按帝王為治之道不出乎孔子此言愛之一言萬世治民之本節之一言萬世理財之要

孟子曰無政事財用不足

朱熹曰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

臣按國家不患財用之不足惟患政事之不立所謂立政事者豈求財於常賦之外哉生之有道取之有度用之有節而已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

胡寅曰繭絲者取之不息至於盡而後止也尹鐸

雖少而心智簡子雖貴而慮長其後無郵為智氏所攻卒於晉陽托身而得免况為天下者乎而後世謀國者以愛民敦本為腐儒常談以聚歛積實為應時急務凡江海山林藪澤魚鹽金石茗薺之利皆王政所弛者設法著令無不擢取昔也民富可以多取既而國富則民貧而無可取矣昔也國富可以橫費既而民盡則國貧而無可費矣以四海之大九貢之入文景守之則三十稅一又且盡蠲不聞空匱之患明皇德宗守之則為大盜所迫倉皇奔竄食糲麥飯啖蕪菁根而不能飽不聞培

克之益何輕用其國而慮不及趙簡子與尹鐸我  
何急急於繭絲之近用而忽於保障之大計哉

臣按繭絲主賦稅而言保障指藩籬而言尹鐸  
之意不在賦稅在乎藩籬簡子知其意而從之  
鐸守晉陽損其戶數其後簡子之子果賴其庇  
然求其所以為保障之實不過損民之戶數而  
已夫國家所以為保障之固者以其民戶之衆  
也今欲其保障而乃損其戶數何哉蓋戶數日  
增則民間各自立門戶取之難多役之復衆力  
分而財散民生所以日蹙矣

生其怨懟之心而背畔也今損其戶數則一夫  
應公家之征求餘夫營私家之衣食生理既厚  
感戴益深惟恐上之人一旦舍我去而他人來  
不我恤也一遇國家有難竭力以衛上捐軀以  
拒敵凡可以為國家保障者無所不用其極焉  
彼其以民為繭絲者則異乎是盡民之力而役  
之罄民之貲而取之既征其田畝又征其畜產  
與夫山澤之所出飲食之所需無一不有稅焉  
譬則工女之縲絲縷縷而紬繹之非見踊不止  
也胡氏所謂賊道者豈非斯人也哉上以賊道

待下下亦以賊道應之。明明然側目以視其上。惟恐其去之不速也。况望為之保障哉。

唐陸贄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取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先王立程量入為出，雖遇菑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於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

臣按陸贄進言於其君所謂節之一言誠萬世

人君制用豐財之要道也。節與不節是蓋君德脩否之驗。府庫盈虛之由，生民休戚之本。國家治亂之基。贄既即此言告其君於前後，即衛文公、漢文帝、唐太宗三君始由艱窘而終獲豐福，以著其能節則雖虛必盈之效，以為其君勸。秦、始皇、漢武帝、隋煬帝三君始由豐厚而終以感喪，以著其不能節則雖盈必竭之效，以為其君戒。其末又曰：秦隋不悟而遂滅，漢武中悔而獲存，乃知懲與不懲，覺與不覺，其於得失相遠，復有存滅之殊。安可不思，安可不懼，是又開其君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一  
以遷善改過之機也。吁！後世之英君，誼主有志於保民生壽國脈者，當以節之一言佩服於心，而以贄所引之六君節與不節者，以為勸戒，而是思是懼，則

宗社之靈長生靈之安養實有賴焉。

蘇軾曰：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言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蓄也。

不能使之貧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

臣按古今制國用之大略，蘇軾此言盡之矣。人君承祖宗之統，為生靈之主，有土地為之產財。

有黎庶為之生財有臣工為之理財當夫國家無事之時豫為國家先事之具以為萬世之計可也不幸所入纔足以為出所產僅足以為用吾則痛加抑損力為搏節可已則已非不得已必已可用則用非必當用不用不耗其財於無益之事不費其財於無用之地不施其財於無功之人如此則所以為國計者非但不為不終月之計而所謂一時之計者方且經之營之寸積銖累朝斯夕斯由小而致大積少以成多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歲復一歲積三年而有一年

之儲由九年而致三年由三十年而致十年由是而致夫百千萬年以為子孫無窮之計所謂天不能蓄地不能貧人不能困之者豈不信其必然哉

蘇轍曰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言財者而已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人君

所為無不成。所欲無不如意矣。

臣按蘇轍論豐財之道。去其害財者而已。害財之事有三。所謂吏之冗員。兵之冗食。其中節目雖多。然大要有定名。有常數。除其繁冗而存其切要害。斯去已。惟所謂費之冗雜者。則途轍孔多。窠臼不一。橫恩濫賜之溢出。脩飾繕造之泛興。禱祈遊玩之紛舉。不當用而用。不可予而予。三害之中。冗費之害尤大。必不得已而去之。吏兵無全去之理。惟費之冗者。則可權其緩急。輕重而去之。凡所謂冗者。有與無皆可之謂也。

事之至於可以無。吾寧無之。而不有焉。則不至害吾財矣。

曾鞏曰。用財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財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而致天下之富焉。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嘗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而致天下之貧焉。且以宋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七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



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真皇祐二萬餘。真治平二萬四千員。皇祐官數一倍於景德。治平則三倍之矣。其餘用財之端皆倍可知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凡入官之多門。用財之多端。皆可考而知之。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其所費皆如景德之數。則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求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矣。

臣按曾鞏此議以宋真宗仁宗英宗三朝校之以見其財賦出入之數。乞詔有司按尋載籍講求三朝所以費用其財者。考知其數。即今比舊罷其所可罷。損其所當損。從其約而杜其浮。其議卓然可行。願人君肯用與否耳。臣嘗因其言而疏以為今日當行之要務。竊惟我

朝疆宗比宋為廣而百年以來無甚鉅費凡宋所謂郊賚歲幣祠祿皆無之其最費者宗祿養兵蔭子耳然蔭子止於武職文臣亦無幾焉臣考諸司職掌洪武中人民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戶墾田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一十三頃稅糧二千九百四十四萬石戶口之數校之宋雖略相當而

今日墾田則過之遠矣所入既多而所費比之又少是宜

國家儲積數倍於宋焉請自今為始乞 命有

心計臣僚稽考洪武末樂宣德正統以來戶口墾田及錢糧金銀絹帛之數每歲出入比今孰多孰少然後即其見在據其歲之所入以計其歲之所出該用幾何餘積幾何以定今日出入之數庶幾曉然知

祖宗之故實府庫之虛實而不敢輕費焉臣又觀

鞏告其君有曰前世於凋弊之時猶能易貧而為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不論可知也吁宋之時入少而

出多其臣猶責其君以為非難况今日之全盛庶富非宋可比在

聖君為之又何難哉。聖所謂其淳者必求所以淳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求所以約之由而從之。與夫蘇軾所謂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是二人之言誠人君去冗費足國用之至論要法也。伏惟

聖心加察又何難而不易哉

以上總論理財之道臣按人君為治莫要於制國用而國之所以為用者財也財生

於天產於地成於人所以制其用者君也君制其用雖以為國實以為民是故君不足則取之民民不足則取之君上下通融交相為用時歛散通有無蓋以一人而制其用非專用之以奉一人也是以古之仁君知其為天守財也為民聚財也凡有所用度非為天非為民決不敢輕有所費其有所費也必以為百神之享必以為萬民之安不敢毫釐以為已私也是何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君特為民理之耳非君所

得而私有也。苟認以為己物而私用之，不知天生之有限，民力之孔艱，積之百年而不足，散之一日而無餘。日銷月耗，一旦馴致於府庫空虛，國計匱乏，求之於官，官無儲峙，求之於民，民無蓋藏，於是之者凡百謀為，皆不遂矣。君位何所恃以為安，國家何所資以為治哉？譬則人之處家焉，凡百居處食用之物，公私營為之事，苟有錢皆可以致也，惟無錢焉，則一事不可成一物不可得。當夫平寧之時，尚可借貸以支吾。

一旦有水旱盜賊之變，則為溝中瘠矣。家國一理，但有小大耳。然民非一家，吾家雖乏，猶可求之於比隣。若夫國之乏絕，藏之官者，既虛取之民者，又竭其將求之何所邪？人君當無事之日，而興念及此，其尚兢兢焉，戒謹介介焉，吝惜而不輕用天下之財。如此，則國計不虧，邦本益固。下之人有家給人足之樂，上之人有安富尊榮之休。凡百所為，無不如意。朝廷無不可成之事，海宇無不得所之人矣。大學以理財為平。

天下之要道臣觀於此而益信伏惟  
 聖明萬幾之暇留神大學之書而玩味夫  
 矩之一言臣不勝大願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十一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十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貢賦之常

禹貢冀州厥賦惟上上錯謂上上第一等錯雜也兖州

厥賦貞貞正也賦以厥貢漆絲充地宜厥篚竹器盛

織文錦綺青州厥賦中上第四等厥貢鹽絺葛細海物惟

錯非也徐州厥賦中中第五等厥貢惟土五色五方之

封夏翟染雉羽孤桐以為琴淳磬石露水濱蠙珠珠

服暨及魚祀厥篚玄纁赤黑揚州厥賦下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十二